疯狂的快递员

一位金发非主流少年，随手拿起一只封装完好的信封，轻轻一捏，“合同”！

一位眼神清澈的中年大叔，掂起一个严密包装的纸箱，慢慢晃动，“高脚杯！”

一位短小精悍白发老者，目有精光，以挑西瓜手法叩击离身边最近的一只纸盒，“U盘，金士顿的。”已经很难以想象了是么？但作为业界耆宿，这样还不够。 他将小盒贴近耳旁，反复叩击，片刻，一头豆大的汗珠，老者终于释然，“16G”。

图 / 东方IC

李振：
用脚步丈量梦想

文、图 / 李文博

周边的道路老李已经烂熟在胸，居民的作息时间规律也摸得透彻，不管是哪条不知名小路，还是哪栋难找的单元，尤其是对于一些熟悉的取件人，李基本不用打电话，就知道肯定能找到人。



他们不是日行千里，绝学加身的江湖中人，但江湖上却一直会流传着他们的名号：快递。聊起快递，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张口就来各种段子，网上看来的也好，亲身经历的也罢，似乎一夜之间，快递在马斯洛人类需求金字塔上的地位已经逼近WIFI，落位第四。

有些时候，当快递哥如清风般出现在你面前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比如你买了几盘尺度较大的“动作片”，网上查单号，其实早就到了你的城市，但真正送到你手里的时间却至少晚了2天，和你相熟的快递哥似笑非笑，带着一点深沉的意蕴。再比如你买了几本诗集，叶赛宁、飞鸟集什么的，快递哥一进门，就带着一丝不屑，把书交到你手里后，终于是抑制不住地说：同志，这种抒情印象派的诗还是少看些得好啊！

当我把这个段子讲给负责本小区快递业务的申通业务员李振听的时候，憨厚的他终于憋不住大笑起来：“我每天送货都送不完，要是碰上打折，连电动车充电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心情背诗啊！”这位来自辽宁营口的汉子，趁着抽烟的档口，接受了我的采访。

“老李”养成记

李振是营口人，在上海已经十年，老李给自己这十年的生活总结是“爱折腾”。

2004年背着个大包，告别父母和儿时玩伴，坐绿皮火车一路来沪闯荡，理想很赤裸裸，在上海买房，把父母接到自己的房子里安享晚年。

谁曾想，李振动荡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小区保安、KTV服务生、洗车店员、饭店切菜工……“那会儿为了生计，什么都干过，从不觉得苦，也看不见别人的白眼，还乐在其中，每每和家里打电话说自己在上海工作，就是了不起。”

之后，李振和朋友一起盘下了一家位于嘉定的快递营业点，没想到牌子还没挂上，老板梦就碎了，房东带着李振和朋友3年押金及房租没了踪影。电话从忙音变成了空号，小李也在那段时间里熬成了“老李”。

回家休息了半年，老李躁动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上海，我就是要在这里扎根。”谈到那段昼夜颠倒的日子，李振的语调明显变得沉缓。

再来上海，李振感觉一切都变了。快递的需求量比自己离开前翻了近一番，在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形形色色各家快递的业务员奔忙，在同乡的介绍下，老李进入申通，这一干就是5年。年龄和阅历让他显得比其他快递员成熟不少，这样也让他赢得很多公司大客户的喜爱。平时，同事都叫他李哥，新进的快递也都会跟在李哥后面端茶递水，希望他能多教些诀窍。

说起快递生涯，老李最深的体会莫过于身边的人更换频率太高，昨晚还一起吃饭，今天早上就不见了。“这行流动性很大，有的来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嫌这行收入低，没前途。关键还是得坚持，干啥都一个道理。”老李就着热白开咽下已然冰冷僵硬的馒头，这是他平时最常见的午餐。

“八条腿也送不了”

12月12日凌晨，“双12”网购狂欢活动刚落幕。在经过双11小考后，快递业的“期末大考”正式开始。

清晨6点35分，许多前一天晚上彻夜狂购的“剁手党”们还在甜蜜的睡梦中，而位于闸北区原平路的各个申通揽投点内已是人际熙攘。

前一晚11点，申通快递分拣中心里灯火通明，分拣员工加班加点迎接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快递包裹，“今晚肯定没得休息，家属都全员上阵来打包了。”一位正在马不停蹄分拣快递单的工作人员说话的间隙，从他手旁飞出的单据已经叠了高高一摞。

早晨6点不到，上海中心派出的送货车已抵达原平路经营部。老李和同事们刚扒拉了几口早饭，就赶忙开始卸货，然后将货物按照各自的区域进行分配。“这个摆放是有顺序的，脑子里得想好，先去哪个小区，后去哪个小区。后去小区的快件得摆在车厢里面，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李振说，有经验的快递员出发之前，都已经规划好最便捷的送件路线，节省时间又节省体力。

“往常我们每天要送80到90件的包裹，‘双12’后的这段‘旺季’，每天起码得送100到200件。”边上的同事搭腔说，“双12”虽然业绩量是上去了，但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快件，老李和同事们的心情却是喜忧参半。

“我现在有点害怕购物节，马云他们这帮人没事儿就搞点节日出来，快递那么多，就算我有八条腿也免不了会晚。”老李将今天要递送的快件装在车上，为了避免路面颠簸造成包裹滑落损坏，细心的老李将随身备好的弹性包装袋结结实实地捆在货物周围，装满的货物在电瓶车尾部突起类似一座拱门的形状。“不过这种购物节快递多，我就挣得多。晚点就和人家解释下呗。”老李戴好手套围巾和护腿，转动车把，踏上工作之路。

离开拥挤的营业点，老李的电动车快速穿过原平路这条略显偏僻的小路，向人流攒动的城区进发，灰暗的天色遮住了这座城市原本的光鲜。“第一家就去旁边的小区，有8个件呢，现在这个点估计都上班去了，直接去代收便利店放下再跟个电话就得了。”周边的道路老李已经烂熟在胸，居民的作息时间规律也摸得透彻，不管是哪条不知名小路，还是哪栋难找的单元，尤其是对于一些熟悉的取件人，老李基本不用打电话，就知道肯定能找到人。

来到灵石路上的地质大厦，老李找到“老友”保安刘叔，签了单以后，老李不忘和他唠上两句家常。老李说，“在上海这么多年，我最知道外地过来的不容易，送件时客客气气，是做人最基本的。”

“有一次送红酒，总共有15箱，是大活儿。但对方收快递的是个小姑娘，一个人扛到10楼也不可能，我只好帮她弄上去。现在公司要求快件必须送货上门，不能随便乱丢。结果最后一箱实在太重，没拿稳掉在地上，里面碎了2瓶，对方不乐意了，一定要揪着我赔。”近千元的赔偿让老李几天的辛劳化为泡影，“赔都赔了，也就不想了。下次见着我能说个谢谢，给口水喝就OK了。”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老李，乐观开朗的他还向记者拽起了洋文。

采访结束时，我问李振，有什么梦想。他顿了顿，缓缓地说道：“希望自己能赚得多些，赚得快些，早点接父母来享福。”谈起还在老家的父母，李振眼眶有些湿润。

在他身上，我看见了已经被现实磨平的痴狂，但也看见了对城市繁华的留恋。理想如一叶轻浮，现实如千斤沉重，这座冰冷的城市里，还有千百万人如李振这般艰难地活着。



与时间赛跑的“独旅人”

文/杨丽婧

做了快递员后，油然而生的孤单感让小王有些心酸。他时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通过手机，接受着电话另一头的远程遥控。



图 / 东方IC

“两分钟就到。”挂了电话，小王用手背抹了一把鼻子，往裤子上一揩，跨上了满载快递的小电驴，迎着呼呼作响的寒风，向下一个地点赶去。临走前，他回头嘟囔了一句，“这个礼拜，跟你说的话最多。”

“人累，心也累”

顺丰快递员的工作，小王刚刚做满三个月。

今天，他和平时一样，七点半准时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把要送的快递整整齐齐地放进电瓶车后的木箱子里，再用绳子紧紧地固定住，脚踏板上也被塞得满满当当。离开派送站前，小王心情忐忑。一会儿，把车上的这批快递送完之后，他又要联系那位难缠的顾客了。

昨天上午他第一次和这位顾客见面时，就被劈头盖脸地责怪了一通。“你知不知道我的文件非常重要，没有防水袋我怎么敢放心交给你？”“用完了是你的问题，你现在给我回去拿一个来。”小王二话不说，骑着电瓶车就往派送站赶。

快件多的时候，防水袋用完了是常有的事，没能套上防水袋的，小王也一定会在回到派送站后一件一件包装妥当。“顾客不放心也能理解。”再次回来取件时，顾客已经出门，让他晚上8点之后再来。但最后，忙活了一整天的小王依然没能取到这份快递，“我很忙，你明天再来吧。”临挂电话前，顾客还不忘抱怨一句，“你误了我的事儿。”

“人累，心也累。”小王无耐地摇着头。

因为是新手，三个月以来，小王的工作状况可谓焦头烂额。算错快递费自己贴钱，根本都算不上什么。老手也会犯这类的错误。让他心痛的是，工作第一个月就掉了一份昂贵的快件。一份装有耳机的快递不知去向，小王不得不自掏腰包赔了顾客一千六百多块。小王说，钱是小事，如果被公司知道了，免不了受处分，对以后的发展都会有影响。

上个月，小王在送快递的途中遇到车祸。当时，他一手接着电话，一手扶着电瓶车，在路口等红灯。一辆摩托车直接从侧面撞了过来，车上的人摔在地上。谁知对方反向他要起了赔偿。“我还有这么多事情，根本没时间跟他耗。只能破财消灾了。”五百块给了对方，两百块用来修车。尽管公司给每一辆电瓶车都上过保险，但类似这样的“小事”，快递员们也都是能不上报就不上报。

就这样，五千多块的工资看着不少，但这里赔一点儿、那里贴一点儿，拿到手里的根本所剩无几。

近些年来，关于“快递员工资高”的话题，一直被传得沸沸扬扬。在小王看来，他们吃的是体力饭，工资直接和送件数、收件数挂钩，多赚一分钱就多一分辛苦。“工作到现在，我只休息过两天。一天是生病，实在起不来，还有一天就是和别人撞车的那天。”越是到了节假日，小王和所有快递员一样，越是忙的团团转。

“顺丰这里的平均工资大概六七千块吧。”小王从同乡那里听说，土豪级别的快递小哥儿也是有的，“吴淞一带就有一个快递员，每个月能赚十几万。他有几个做淘宝的大客户，每天都固定出货。”这一级别的快递员，一定是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个人形象，以及广阔的人际圈，当然，还需要不可或缺的好运气。“你想一进来就拿高工资是不可能的。”

有前途，但要熬

“像我这样的小个子，快递员里很少。”他拾了拾包裹在工作服里纤细的胳膊。确实，在装满信封和包裹的巨大木箱子面前，他实在太过娇小了。

回忆起来，小王的入行决定再随意不过了。之前他在广州呆了六年，干过送奶工、服务员，上一份工作是水泥工。三个月前，工地里的活儿告一段落，他领了工资来上海找要好的安徽老乡聚聚。听老乡说，在上海送快递挺好的，一个月能赚许多，便留下来试试。

进了顺丰之后，公司里的同事也都表示，“在顺丰干有前途，但是要熬。”这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比如一个好的地段，之前负责的人离开了，才会选出新的人顶上。而越是资历老、经验丰富的员工，被选中的机会越大。

因此，尽管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但员工流动性并不大。“除非是出了大差错，被公司解雇了，很少有人主动离职。”上个月，他的同事因为没有将所有的快递开箱检查，最后把一份航空违禁品送上了飞机，险些被开除，如今被调到了一个业务量极少的小区工作。

小王现在负责的是宝山区某一片老住宅区，没有电梯。他平均每个月送出一千四百多份快递，其中还不包括收件。三个月里一栋楼一栋楼地跑，小腿不知不觉地粗了一圈。他一心想着，希望年后能够调剂到附近的商务楼片区，“那里不仅业务量大，还可以搭电梯，取件、送件轻松多了。”他甩了甩被犀利的寒风戏虐成爆炸款的发丝，好像在说，去了商务楼片区，造型也不会这么狼狈了。

从16岁起就离开安徽独自一人在外打拼的小王，像极了随风飘扬、且有着强大生命力的蒲公英，到哪儿都能落地生根。“胆怯”、“陌生感”这一类的词语早已经消失在他的人生词典中。

唯独，做了快递员后，油然而生的孤单感让小王有些心酸。他时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通过手机，接受着电话另一头的远程遥控。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奔波着。回到公司后，同事们又各自忙着检查货物、打包、填写记录单。能真正说上几句话的人，少之又少。

“我每天都想着能多睡一会儿。”在小王眼里，幸福就这么简单，但又那么难。



图 / 杨丽婧

图 / 东方IC


图 / CFP

毛俊如：十七岁的懂与不懂

文 / 林姿

“快递！”

门口传来一个女声，不是很娇柔清脆的那种，略带粗狂并夹杂着一丝的不耐烦。我顺着声音望去，是一个纤弱的女孩，身高大约160cm左右，扎着马尾，脸红扑扑的，斜挎着一个泛旧的背包。

“呀！是个美女快递”，我脱口而出，可对方似乎司空见惯了诸如此类的评语，丝毫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发放完快递收了签单毫无表情地转身推门而出。

都说快递很忙，分分钟都是金钱，毛俊如也是。她丝毫不想浪费时间跟我废话，她还有半麻袋的快递要送，而她希望在上午结束之前全部送完。

三天快递员

毛俊如是一名快递员，其实也不全是，她之所以会出现在我们的商务楼送快递，全赖了该剁手的“双十二”。小毛是替她父亲来送快递的，照她的话说，双十二收到的快递已经快把圆通闸北区的仓库塞到放不下了，为了能尽快把快递送出去，公司发动了客服人员一起派送快递。而小毛分派到的区域正好是她父亲平常派送的地方。“我只送三天，明天就不来了。”小毛对于快递员的身份并不是很感冒。

小毛是圆通闸北区的客服工作人员，每天8：00上班，晚上10:00下班，上午8:00~下午18:00的时间，她的工作内容是接件和接受投诉；下午18:00~晚上22:00的时间主要是处理单据，分类快件，全年无休。“除非真的很累还是可以调休一天的。”小毛说。

如果不是因为要赶快把双十二积压的快件送掉，小毛也没有多少机会出来。虽然来上海快一年了，但她活动的地方仅限于普善路，大宁国际和七浦路。如今再多一个俞泾港路的大润发。

小毛今年17岁，安徽马鞍山和县人。“明年我就18岁了。”小毛似乎很介意自己的年纪小，语气里透着一副急于长大成人的热切。

小毛来上海快一年了，之前和父母在云南曲靖卖大饼，“卖大饼比较赚钱，在云南我们的大饼一个月可以卖1万多。”说起在云南曲靖卖大饼的日子，小毛倒是一脸的向往，她说她不喜欢读书，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所以初中毕业她就自己为自己做了一个主张：不上学了。

相比于卖大饼时月入万元，做快递员就没有那么高的收入了。“我们一票抽成是6毛钱，量多的人一天200多票也就100多块钱。”小毛歪着头想了想说：“我最多的一天也就送了150票。”

我随着小毛一起来到电梯口，帮着她一起送完半麻袋的快递。穿梭于楼层的电梯之间，突然发现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来往于楼层间最繁密的人就是快递员了，他们或推着车子、或如小毛般提着麻袋、或者背着个大包，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健步如飞。

未来是个谜

上午快接近12点的时间，小毛装快件的麻袋里已所剩不多。只见她套着一双已经泛黑的白手套打开放在楼道间装快递件的麻袋子，麻利地从中拣出该楼层的快递，快步走向送件的地方。按铃、推门、撕下票据、签字、走人，这过程她操作得行云流水，毫不拖泥带水。遇到收件人不在时，她不自禁地流露出怨念的表情，有点急脾气的她这时候会有一点的躁。

“特别讨厌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今天送不掉，明天还要来送，最不喜欢返件了。”小毛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大声地对电话那头说：“喂，我送快递的，现在你家门口呢，你人在不在啊？”

小毛虽然年纪小，但是也是闯过南走过北的人，举手投足之间少了同龄人的娇柔，多了一份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老练。都说十七岁是花季，但对小毛来说，她不懂什么叫十七岁的花季。

十六岁辍学随父母在云南曲靖卖大饼，十七岁被在上海做快递员的舅舅召唤到上海，成为圆通快递里年龄最小的客服人员。在小毛十七年的岁月中，似乎就做了两件事，卖大饼和做快递。当别的十七岁小孩还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畅想未来时，小毛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颜色？

在她还是婴儿的记忆里，她记得父母抱着她在北京街头卖大饼，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外面闯荡；随后她还记得初中毕业后和父母在深圳寻找卖饼摊子未果的一个月时光，那一个月让她深深地喜欢上深圳这个城市，不过她不清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去。

曲靖也许是她记忆深处最远的远方，那里让她感觉自由自在。虽然上海是她呆过最繁华的城市，但是上海的繁华与她无关。她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工作地点普善路，以及偶尔到附近的大宁国际逛一逛，即使是最喜欢的地方——七浦路，一年来也难得逛一次。

“你去南京路逛过吗？”

“南京路在哪里，远吗？”

“地铁很方便就到的。”

“没坐过地铁，不知道怎么坐。”

十七岁的小毛虽然去过北京、深圳、云南还有上海，但她的世界依然很小。她知道不读书了要跟父母到外地打工赚钱，养家糊口。但她不知道，从此她的世界可能无法冲出大饼的香。

看着写字楼里透出温暖的舒适，小毛将艳羡的目光收回，涉世未深的她还想不明白她的未来在哪里。她说过完年她就回老家，不出来了，她想念家乡的朋友和同学，想念跟外婆一起生活的弟弟，想念家乡阳光无垠地撒下，她在野地里自由的奔跑。

关于未来，她说她不知道，没有想过。不过她在微信的签名上写到：我想有梦想！➔


图 / 东方IC

小云就是物流行业的“最后一公里”，有时候，也是快递公司的“最后一米”。

校园里的另类青春

文、图 / 张力克



“您好，你有快递在快递服务中心这里，已经放了好几天了,麻烦你中午过来领取吧。”挂了电话，小云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小纸箱子，寻找上面收件人的信息。

小云是大学校园快递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初见时，她脸上还带有一些红润，显得有些青涩，感觉她比这个学校绝大多数学生的年龄还小。她正忙着整理架子上的快件，核对上面的信息，嘴上还不停地碎碎念。

“我想要寄东西”，一个拿着衣服的学生走了进来。

“单子在那里，旁边有笔，把东西给我，我给你打包。”指完位置后，小云回身去后面取打包用的塑料袋。语言准确、精炼，动作不拖泥带水，不耽误顾客和自己的时间，小云要比想象中的老练。

结缘校园快递

“你为什么要做这一行呢，喜欢吗？”

小云看了我一眼，“为了生存”，简单直白的话直接把我接下来想说的话给噎住了，没有梦想与憧憬，只有现实和无奈，说完后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

在这个看脸和学历的时代，留给大多数人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出身普通家庭的小云，学历也不高，为了活下去，或者说为了活得更好，她跟着同乡的大姐来到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工作，也成了推动这个时代发展的一环。

互联网就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世界，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开始浮现它的影子，就连象牙塔般的学校也不例外。互联网电商大佬马云的身后，不仅站着一帮败家的女人，还有一帮仅次于她们的大学生。

随着大学生网上购物的流行，校园快递市场也日渐红火。在上海各大高校门口，经常能看到申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快递公司的快递员骑着三轮车，载着大大小小的包裹，他们横七竖八地停在校门前、马路边，还有一些偷偷溜进校园，在学生宿舍楼下开声“叫卖”。

对于各大学校而言，这种无规则的快递摆摊，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形象，并会造成安全隐患。然而，拒绝快递上门，又会给校内师生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适合学校的第三方快递服务中心就成了非常可行的解决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学校这个潜力十足的市场。小云的姐姐就成了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她与学校达成协议，在校园内承包了这个快递服务中心。

早上开门后，小云和同事们先翻检今天刚到的快递，根据架子上的标签，韵达、圆通、申通等，一个一个摆放好，有序才能有成。临近中午11点，小云与同事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通知同学们来领取快递，由于绝大多数同学这个时候还在上课，他们只能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同学，你好！你有快件在快递服务中心，请在下课后到快递服务中心韵达X号柜领取，收到请回复……”

上午课结束的铃声响起，校园内顿时沸腾了起来，成群结队的学生熙熙攘攘地向快递服务中心走来，用快递服务中心另一名工作人员的话说，“敌军还有30秒达到战场”，这也是小云一天最忙碌的时间段。

“圆通4号柜在哪里？”

“里面，朝里走，倒数第3个。”

“同学，别走，我看下你的校园卡”

“签哪里？”

“签这里。”

这样的对话，每天要重复上几十遍。

“他们明明都知道该怎么做，还是要问一遍。”久在这个校园，绝大多数学生早已熟知各个快递公司柜台的位置，明白该走怎么样的签收流程，或许是出于谨慎，不少学生还是会在取快件的时候问一遍，这也加重了小云的工作量，也让她有些生气。

校外人的校园生活

每天，“学生上课，我们上班，学生下课，我们还在上班。”同样是在学校，小云是一个工作者，每天学生去上早课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小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我是在上班。”

校园的快递服务中心只是第三方机构，他们不仅和学校达成协议，还要与其他快递公司洽谈业务，“只有韵达、圆通的才能放在这里，我们和他们有合作。”

学校为了管理方便，快递公司为了省钱，而快递服务中心前面刚好有块空地，于是快递服务中心门前的空地就成了校园快件的集散地，这对小云他们是不利的，一方面是侵占了他们独享的快递业务，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工作空间和工作秩序，“那有什么办法，你总归是要在学校里做事。”小云也是满脸的无奈。

不过，日子久了，也就这样了。

渐渐地，她与其他快递公司送货的小哥也都熟悉了。下午6~7点钟，天已黑了，有些同学还没能赶来领取快递，那些散落在外面的快递小哥又要回去交班，干着急，小云他们因为是服务站，所以无所谓下班晚否，熟悉小云的小哥就会找上门来，拜托小云帮忙来等那些令人头疼的同学。

小云就是物流行业的“最后一公里”，有时候，也是快递公司的“最后一米”。

因为是在学校，在上午一些空闲的时间，她也会去听一些课，但是这里大多数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东西，听不懂，后来也就不再去了，“只有文学、历史类方面的课勉强能听懂。”有时候，晚上有影视赏析之类的课程时，她也会去听一些，因为这些课大多是放一些非常经典的电影，这也是她为数不多的休闲时间。

也有人问过小云，是否想回去重新读书上大学，“不想，不是那块材料”，或许，小云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工作，对于那种大学生的生活，她看在眼里，却一点也不羡慕。

“只要你不懒，就能很好地活下去。”小云懂得什么才是自己的生活。P

